

美中臺關係： 政策觀點與策略之分析途徑

江和華、林進生

提 要：

近年來，中國大陸軍事快速現代化與經濟發展，將使美國對中國大陸政策採取「合作」與「避險」並存的策略思維。因此，美國對中共正處於「戰略十字路口」，這顯示美國對中國大陸之定位的擺盪總是在「負責中國」與「中國威脅」的思維之間。其實，美國的「戰略十字路口」等兩難困境，亦可能發生在臺灣。只是，島內會以其他概念或名詞來指稱相同或類似的問題意識或概念，其中最典型的即是「中國機會論」或「中國威脅論」的相持等等。基本上，美國、中國大陸與臺灣間的關係總是東亞區域政治的熱點。有關美中臺三者間關係的探討，本文擬從政策或策略的觀點作研究。在論文結構上，首先探討美中臺三方之政策觀點與策略，接續探討美中臺之雙邊關係與作為，再研究美中臺三邊關係探討，最後為結論。

關鍵詞：美中台關係、中國崛起、中國機會論、中國威脅論

Abstract

Resently, Mainland China seems to development fast in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economic field that will result in the US adopt the cooperation and hedge simultaneously about the policy for America toward China. Thus, the America is in the crossroad toward China, this demonstrate that the America always sway his position between responsible China and Chinese threat in his thinking. In fact, the American strategic crossroad with its dilemma may happen in Taiwan possibly. Merely, that will use other similar concept or ideology to define the same article, one of the typical case such as China-opportunity-theme or China-threat-theme etc,. Basically, the relation among US, China and Taiwan have been a hotspot in Asian politic regionally. About the research of the rela-

tion among US, China and Taiwan, this paper intend to from the approach of policy or strategy. In the structure of this paper, it firstly study the view of policy in the US, China and Taiwan. Next, it research the bilateral relation and behavior among US, China and Taiwan. Sequently, it study the triple relation among US, China and Taiwan, then the conclusion finally.

Keyword : relation among US, China and Taiwan、China rise、China-opportunity-theme、China-threat-theme

壹、前言

廿一世紀初，兩岸問題專家鄭家慶指出，近年來，中國大陸軍事快速現代化與經濟發展，將使美國對中國大陸政策採取「合作」與「避險」並存的策略思維。因此美國對中共正處於「戰略十字路口」，這顯示美國對中國大陸之定位的擺盪總是在「負責中國」與「中國威脅」的思維之間¹。其實，美國的「戰略十字路口」等兩難困境，亦可能發生在臺灣。只是，島內會以其他概念或名詞來指稱相同或類似的問題意識或概念，其中最典型的即是「中國機會論」或「中國威脅論」的相持等等。基本上，美國、中國大陸與臺灣間的關係總是東亞區域政治(Regional Politics)的熱點。有關美中臺三者間關係的探討，本文擬從政策或策略的觀點作研究。在論文結構上，首先探討美中臺三方之政策觀點與策略，再來探討美中臺之雙邊關係與作為，再研究美中臺三邊關係探討

，最後為結論。

貳、美中臺三方之政策觀點與策略

當前，美中臺三方相對上，美國可謂是最具實力的國家。因此，其政策或策略對另兩方都甚為關鍵。其實不論任何政策或策略，都是在促進各別國家或地區之利益，因此「利益觀」就是政策或策略之「上層」概念。1993年後，美國柯林頓政府(Clinton Administration)掀起有關「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爭論以討論美國當時最重要的國家利益，例如：(一)防止大規模殺傷武器對美國襲擊；(二)阻止歐亞大陸的敵對霸權出現；(三)防止美國邊境及世界公海的敵對勢力；(四)防止貿易、金融市場、能源供給、生態環境等全球體系的崩潰；(五)確保美國盟友的生存安全等等²。因此，美國對中國大陸或兩岸的政策總要經由清晰與堅定的國家利益所導引³。其次，國家戰略

註1：鄭家慶，〈九六臺海危機：決策、教訓及展望〉，《中華歐亞基金會通訊專論》，2006年7月10日，<http://www.fics.org.tw/monthly/subject.asp?sn=22>

註2：Zbigniew Brzezinski, "A Geostrategy for Eurasia,"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5 (Sep./Oct. 1997), p.51.

註3：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p.203.

是政策的基礎，至於執行上，美國老布希總統於1991年在波斯灣戰爭後，談到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⁴，將是未來最優先政策以防止潛在侵略行動造成的衝突⁵。美國前駐中國大陸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也強調，美國今後仍將持續在兩岸間進行「預防外交」，這種既「交往」也「預防」的意圖，正是「圍堵與交往」的具體展現⁶。在作法上，美國要求中共理性自制，並勸告臺北不要一味挑釁。總之，美國對兩岸政府都有不滿及批評。在政策或策略的演進上，美國對兩岸局勢的關切是由早先的「適度曖昧」以保持迴旋空間，到後來的嚴重關切與提出嚴重警告，再到最後的軍力展示等等，這是由創造性模糊到後來的「戰略明確」與「戰術模糊」。蔡瑋教授指出，美國的行動基本上屬於預防外交的一環，但仍有「炮艦外交」的影子。美國總是希望兩岸關係維持現狀，以避免再被捲入中國未了的內戰中⁷。

實際上，美國的兩岸政策類似於Charles Lindblom所謂的敷衍(Muddle Through)，它並不尋求制定或實施廣泛或一致性的策略，而只是作特別性的調整⁸。因

此，美國可能繼續以「模糊政策」(Muddling Through Policy)追求其在兩岸關係上，最大的政策彈性⁹。其實美國似乎仍想持續兩岸政策的模糊性，這是基於：(一)目前維持海峽兩岸現狀及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乃是維持和平與穩定的關鍵；(二)為保持臺灣地位的模糊現狀，美國一方面要顧及國會壓力以及國內公開支持臺灣的聲音，另一方面也要顧及中共壓力。前者可視為美國對傳統友人的忠誠，後者則為引導中共融入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Regime)時，能獲得更多空間，並將臺灣當成「討價還價」籌碼；(三)臺灣做為民主模範將會吸引中共在未來朝著政治改革的方向轉型；(四)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臺灣與中共的體制不同，美國為何要在兩岸關係上制定政策？美國的兩岸政策似乎需要保持模糊，唯有如此，美國就能避免主動或積極角色，美國並不想在兩岸的糾紛尋求解決或促進統一，或扮演調停與積極角色。即使做為調停者，美國也不願破壞目前的臺海現狀，因此可能僅在中共武力侵臺或臺灣宣佈獨立時，美國才可能積極介入。總之，美國將僅是扮演消極角色而符於模糊政策的不明確與非積極作為¹⁰。

註4：所謂「預防外交」指在區域衝突蘊釀時即派員前往調處，並隨時準備有適當兵員得以維持和平任務，以免衝突擴散影響國際社會穩定。

註5：彭建雯，〈美國外交政策之分析：從圍堵到新圍堵〉，《東海大學碩士論文》，2000年6月，頁25。

註6：林碧炤，〈圍堵與交往：臺灣，你準備好了嗎？〉，《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建言摘要》，2004年5月22日，<http://210.58.102.66/2004/05/22/10844-1633351.htm>

註7：蔡瑋，〈第三次臺海危機：美國臺灣中共的三角互動〉，《東亞季刊》，第27卷，第6期，1996年秋季，頁41。林正義，〈美國調整戰略由模糊轉為明確〉，《中國時報》，1996年3月17日，版19。

註8：Cal Clark, "The U.S. Balancing Role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Irony of Muddling Through," *Issues & Studies*, vol.42, no. 3 (September 2006), p.136.

註9：宋學文，〈美國自由霸權對兩岸關係的影響〉，《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03年12月23日，頁6。

註10：邵宗海，〈美國對海峽兩岸政策之分析〉，《當代中國研究》，2004年，第3期，頁24。

其實自中美建交後，模糊立場或策略對中美關係的促進扮演著重要功能，但隨著中美雙邊關係發展以及「中美臺」三邊的動態變遷，都使現存的模糊政策逐漸變的不合適，例如美國專家David Shambaugh及其他學者，已呼籲中美間達成「第四公報」¹¹。其次，美國也採用雙元(Dual)策略，即平衡與嚇阻(Deterrence)。一方面，扮演軍事平衡者(Balancer)透過軍售臺灣與強化島嶼防禦，來為兩岸維持軍事平衡；另一方面是政治平衡行為，利用對北京與臺北的雙邊外交以表達兩岸議題和平解決的強烈立場。至於嚇阻策略，美國的雙元角色(Dual Role)也清楚傳遞給臺海兩岸，美國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臺海現狀(Status Quo)的行動，這將引起美國的軍事或政治反應¹²。宋鎮照教授指出，兩岸現狀最符美國的國家利益，這反面的解釋是兩岸統一並非美國的最高利益，這主要有兩因素：(一)自清末以來，分裂中國就是最符列強利益之狀態。(二)美臺有鉅額的軍事採購可維美國的「軍事工業混合體」及霸權建立之經濟基礎¹³。另外，在美中關係上，華府的「兩手對策」是一方面與北京建立全面聯繫，但另一方面則遏制中國大陸日漸擴張的影響力或權力¹⁴。尤其，在歐巴馬總統

時代，美國面向太平洋的「戰略再平衡」被稱為「亞洲重心」戰略¹⁵，這往往被外界視為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新圍堵」或新型冷戰，也是屬「胡蘿蔔與大棒」策略中的「大棒」部分。至於「胡蘿蔔」的部分，其實美中兩國有廣泛的利益重疊，例如兩國巨額的經貿與投資、打擊國際恐怖主義、避免溫室效應、遏止國際犯罪等非傳統的安全議題。

參、美中臺三方之雙邊關係與作為

美國應在兩岸互動中採取何種角色與立場？從1980年代起，基本上可分三階段：(一)第一階段是「不介入期」：從1982年到1987年間；(二)第二階段為「鼓勵交流期」：1987年3月，一直持續到冷戰後；(三)第三階段是「建議兩岸進入政治協商期」：從1998年開始，以美國國務院為主流的意見認為，兩岸現狀的不確定性，不只影響亞太安全更會影響美國與中共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¹⁶。其實，美國對臺海戰略的另一主軸，即在與兩岸進行「平行交往」以維持兩岸平衡，例如在李登輝前總統於1999年發表「兩國論」時，美國就同時派出官員至北京與臺北以冷卻可能的緊張情勢¹⁷。對美國而

註11：Yuan Peng, "The Taiwan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New Sino-U.S. Strategic Coopera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Summer 2004, p.27.

註12：Philip Yang, "Rise of China and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IX, no.IV, April 2006, p.10.

註13：宋鎮照，〈解析中共對臺談判策略和臺灣因應之道〉，《共黨問題研究》，第24卷，第7期，1998年8月，頁13。

註14：石之瑜，〈圍中又聯中，美國的臺灣牌？〉，《聯合報》，2013年4月1日，電子版。

註15：〈釣魚台，陸正離間美日〉，《中央通訊社》，2013年4月18日，電子版。

註16：David Lampoto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fter Twenty Years: Looking Back to Look Ahead," Testimony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Hearings on "U.S.-Taiwan Relations: 20th Anniversary of Taiwan Relations Act", March 25, 1999.

註17：吳釗燮，〈美國在兩岸關係中的平衡者角色：以民進黨執政時期為例〉，收錄於林碧炤、林正義主編，《美中臺關係總體檢：臺灣關係法30年》(臺北：巨流，2009年)，頁71。

言，與中共交往係因中共在區域安全的影響難以忽視；而與臺灣交往則基於雙方的長期友誼，包括臺灣實施與美國相近的民主制度，以及臺灣具有與中共抗衡的地緣戰略重要性等等。同時，美國與兩岸的經貿往來則均有重要利益。總之，美國一向希望臺海雙邊利益能兼顧，並使其極大化¹⁸。

就臺灣而言，美國與中國大陸也是臺灣的另一種「平行交往」。蔡明彥教授指出，因美國是臺灣長期的安全與貿易伙伴，中國大陸則是臺灣的重要貿易對象。臺灣在處理美中關係時，若能跟美中雙方維持「兩面交好」是最佳的戰略選項，只是當面臨美國「再平衡戰略」與中國大陸追求「大國復興」下，臺灣必須思考如何在美中戰略競爭中，如何自處。臺灣或可考慮透過「議題切割」方式，以界定自身和美中的關係，例如在經貿議題上，臺灣可能需同時維持和美中交往；但在「戰略議題」上，則需向美國靠攏¹⁹。其實，議題分割之「倚邊政策」或策略，似乎顯的傳統與靜態，基於美中實力消長與世局之多元與「不可治理性」，其實臺灣可發展出更多元的精緻策略或政策，以維安全及自身利益。

在兩岸關係方面，2008年7月，中共前外交部長楊潔篪表示，關於臺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最重要與最敏感的」。楊先生表示，近來海峽兩岸關係呈現良好發展，他引用「十六字方針」主張兩岸「建立互信、擱

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以繼續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不過，楊先生強調，無論兩岸關係如何變化，「一個中國」原則絕不改變，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不能改變。2008年3月，當馬英九當選後，小布希總統與胡錦濤通電話指出，「中方願意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兩岸協商談判」。可是不到四個月，中共外交部長在美國的公開演說指出，「一中原則」已凌駕「九二共識」，上述談話引起美國官方與學界議論紛紛，有人指出這是「內外有別」也就是說面對臺灣時，中共固然強調「九二共識」；但在國際上，中共絕對是「一個中國」毫不放鬆。也有熟悉中共外交事務的專家認為，當中共對外政策調整作法時，外交部門的步調往往最緩慢，由上述楊潔篪的談話可反應這事實²⁰。

學者Ralph Clough指出，擴大美中關係也可能會使臺灣問題更易相處，因在某程度上，當中國大陸從擴大與美國的關係並得到利益，將不會對臺灣議題太強硬以免眼前與潛在的利益受挑戰。最終，當美中有廣泛利益基礎而走向堅實的制度化時，中共應將不再願意訴諸武力犯臺的利益，例如1997年前，中共願將香港委諸英國統治一般。基本上，除軍事科技「零和競賽」外，臺灣總能從擴大的美中關係中獲益，因中共將有較大的利害相關來維持這些關係²¹。相對的，學者于有慧也指出，當美國與中共關係趨向緊張

註18：黃介正，〈美國臺海安全戰略：政治與軍事分析〉，收錄於裘兆琳編，《中美關係專題研究：1998~2000》（臺北：中研院歐美所，2002年），頁139。

註19：蔡明彥，〈東亞大變局？日韓新政府外交走向與臺灣應有的戰略評估〉，《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第26期，2013年2月15日，頁20-21。

註20：〈楊潔篪演說強調一中未提九二〉，《中國時報》，2008年7月31日，版A4。

註21：Ralph Clough, *Island China*(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241-242.

，對臺灣而言，將感受來自中共日益升高的威脅，而臺灣向美國採購武器的迫切性也升高，然而美國對臺軍售導致的結果卻極可能是中共更加整軍計畫。相對的，若中共持續擴充軍備，或持續與俄羅斯靠攏，這不僅對美國構成威脅，亦升高美國對臺軍售及建構防禦體系的動機，這演變的結果極可能使「美中臺」三方陷入軍備競賽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²²。另外，不論是臺灣或任何其他亞太國家，對任何一個想要獲得經濟成長又要和平的安全環境之國家或地區，必須先說服中國大陸與美國調整其在亞洲的戰略利益²³，讓大國的利益與區域政治的利益或各別國家與地區的利益相一致，否則一切努力恐在美中兩大國的影響下，徒勞無功。

李英明教授以為，未來美臺關係，相當程度取決於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目標的設計，如果美國無法容忍大陸崛起的壓力，就有可能選擇對大陸頗具挑釁的對臺關係；如果美國認為可建構一個允許大陸崛起的亞太新秩序，就有可能弱化美臺關係。不過，面對大陸崛起，美國正在發展介乎上述兩種選擇而更具現實主義(Realism)元素的第三條對臺路徑，這路徑主要通過以下幾點表現出來：其一，既不會棄臺，但也不會突破「一中原則」來發展美臺關係；其二，雖不會停止對臺軍售，但美臺的非軍事關係特別是

經貿關係的比重會逐步上升；其三，美國會鼓勵甚至支持臺灣發展與大陸之外的其他經濟體的經貿關係²⁴。總之，美中關係、美臺關係或兩岸關係，雖這三方總有糾結的利害但每個雙邊關係又有其獨立性與獨特性。

肆、美中臺三邊關係探討

兩岸關係伊始，美國即為其爭議核心。北京與臺北都尋求華府的支持，而美國的政策目標則在追求全球與區域利益，並避面被兩岸的任何一方所俘虜²⁵。從九〇年代開始，美中臺三方面，中共是美國的邦交國也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關注焦點，但美國國內對中共究係夥伴還是敵人，卻仍有爭議。相對的，美國雖和臺灣維持非官方關係，但九〇年代的美國對臺軍售、支持臺灣加入WTO並加強雙邊關係等等，顯示美國已逐漸把臺灣視為可信賴的盟友²⁶。基本上，臺灣問題對美國與中共皆是困難而敏感的。就中共立場，臺灣問題是敏感又不能鬆手的領域，也是領土主權與歷史遺留的難題，其困境是既要阻止臺灣向中國大陸作主權挑戰，又不願因臺灣問題而製造中美危機，故對臺問題，中共的政策亦常呈現搖擺，這突顯解決上的困難與不易。其實，臺灣問題並非中美兩國交往過程的最重要部分，但卻是最敏感與具爭議性的。冷戰後，美國與中共固然因臺灣問題

註22：于有慧，〈近期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8期，2001年8月，頁41。

註23：楊志恆，〈孤單的亞洲及其未來與美國的關係：評Asia Alone一書〉，《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第12期，2010年12月15日，頁32。

註24：李英明，〈美陸台三角曲折故事〉，《聯合報》，2015年1月5日，版A14。

註25：Richard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U.S.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p.245.

註26：林正義，〈評析當前美國對兩岸的政策與可能變化〉，臺灣大學：展望跨世紀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1999年10月16日，頁7。

引發嚴重危機，如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但中美關係走向並不主要是受臺灣問題影響，而是取決於各自的戰略利益。因此，臺灣問題只是重要的「干擾因素」並加劇中美關係起伏與不穩定而已。基本上，臺灣在三邊關係得以主動發揮的空間相對較小，當中共與美國的關係趨向緊張則中共對臺態度亦必強硬。相對的，基於安全考量，臺灣也會向美國更靠攏。但弔詭的是，若臺灣期盼獲得更多「絕對安全」卻又最易激怒中共，反而導致安全形勢更加緊張²⁷。

基本上，美國的兩岸關係底線是「臺灣不獨、大陸不武」並而維持兩岸現狀，這也應是美中臺三方面的共識，更是建構「三贏」的最佳格局。因此瞭解彼此立場與策略，甚至容忍彼此的政治差異與變異，才能維繫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或美中臺關係。同時，也應讓「統獨議題」存在更大的模糊空間才不致引起衝突，而危害兩岸和平或美中臺關係或區域政治的穩定發展²⁸。1996年3月，中國大陸在臺灣海峽的軍事演習震驚美國與全世界，美國因此正視到臺海情勢發展可能跳脫美國所設定的框架，遂開始關注並重新檢討「中國政策」，同時加重臺灣對維持臺海和平穩定的責任，以避免未來臺灣內部或兩岸發展超出美國的控制，而迫使美國以武力

介入臺海衝突²⁹。2005年，美國福克斯(Fox)電視對小布希總統專訪，布希的結論是：我的看法是時間會治癒這問題(My attitude is that time will heal the issue.)。因兩岸間的問題是傷痕，這需要時間治療，但在傷痕癒合前，美國就得確保「任何一方都不得以片面行動去挑釁另一方」³⁰。因此，美國表示反對臺海兩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美國定義」的臺海現狀，亦即臺海「現狀」究竟有無改變是由美方所認定，而非兩岸各自解釋。這問題牽涉美中臺三方對臺海「現狀」的認知差距，因此形同「臺海現狀、各自表述」³¹，但也有美國學者以為「現狀」是動態的，甚於靜態的。因此需要持續的政策調整，但這些改變應在雙方都可容忍的範圍內³²。雖然美國在三邊關係的重要角色，但其政策作為對大陸或臺灣而言，在本質上，仍是十足的被動回應(Reactive)³³，而非主動介入或尋求積極作為。

次就美中臺三方的美國角色而言，中共外交部前發言人孔泉即表示，美國對兩岸問題是有責任的。相反的，過去中共一再重申「臺灣問題是內政問題不容他國干涉」。但現在，中共不僅公開承認美國在兩岸關係的影響，甚至認為美國對兩岸問題是負有責任的。過去一段時間以來，「美國為助力」似

註27：于有慧，〈近期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8期，2001年8月，43。

註28：宋鎮照、黃鴻茗，〈當前兩岸政經關係的發展、挑戰與前瞻：建構新兩岸關係思維〉，《展望與探索》，第4卷，第10期，2006年10月，頁33。

註29：Ralph Clough,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in the Taiwan Strait?* (US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p.120.

註30：《中國時報》，2005年6月10日，版3。

註31：《中國時報》，2004年4月23日，版3。

註32：Ralph Clough,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in the Taiwan Strait?* (US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p.120.

註33：Cal Clark, "The U.S. Balancing Role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Irony of Muddling Through," *Issues & Studies*, vol.42, no. 3 (September 2006), p.136.

乎已成為中共對臺政策的核心³⁴。另外，在1996年的臺海飛彈危機與軍事對立與潛在衝突性，激發柯林頓與江澤民的首度高峰會談，柯林頓表示美國對臺的「三不政策」。因此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譚慎格(John Tkacik)以為，這使江澤民得以對中共政治局指出，對付臺灣最好的途徑是經過華府而不是經由「打飛彈」。就北京而言，對於「美國因素」當時中共是從反面觀點作詮釋，即從視「美國為阻撓中國大陸解決臺灣問題」的要角扭轉過來，並從正面去看，而願與美國交好來達到「制約臺灣」的效果³⁵。基本上，在江澤民擔任國家主席後期，北京已改變原先不容他國干預臺灣問題等「內政」，並開始透過華盛頓對臺北施壓以免臺灣走向臺獨。然而，從2004年1月開始，美國國務院資深官員談話，諸如「雖然美國不支持臺灣公投，但臺灣是民主國家，有權決定自己的事務」等等，這不但讓北京覺得美國官員對臺北的立場，前後不盡一致，且更讓中共認為小布希政府干預民進黨政府的能力已有下降之虞³⁶。這些反應都會激發中共對臺政策採取新的作為，以維國家利益。

另在中國大陸方面，胡錦濤時代提出對外新策略的「和平崛起」概念，未來究竟如

何演進仍是不明確(Unclear)³⁷，至少習近平上台後，中共似乎更多攸違傳統的「韜光養晦」而在國際間有更多的強勢作為。Ralph Clough指出，迄今，臺灣問題仍無最終解決方案能被「美中臺」三方所接受，因此該問題應被管理(Must be Managed)，而美中臺也能藉由某種方式與該問題共存續。基本上，與臺灣問題共存續有三個提議(Propositions)：(一)假如中共訴諸武力對付臺灣，中共將在人員與裝備上有高度損失；(二)中共繼續「武嚇」過程的潛在利得(Gains)與美國介入的潛在損失，將是巨大的；(三)兩岸維持最終統一的可能性。基本上，要同時實現這三提議並不容易，因它們都有內在的衝突性。然而，假如基於這些提議的政策能維持審慎平衡，將可避免美中關係因臺灣問題而倒退到1972年前的敵對狀態³⁸。基本上，中國大陸的經濟與政治勃興往往擴大或便利其處理兩岸關係的政策工具，這也使美國的角色在應付兩岸的政治與軍事等僵局(Stalemate)趨於複雜化³⁹。就北京而言，處理兩岸問題的關鍵因素在於華府，就以往的三次臺海危機(1956年、1958年、1996年)而言，美方皆迅速介入，這使中共以武力侵犯臺灣的估算更加複雜⁴⁰。總之，亞太地區

註34：董立文，〈三二〇總統大選後的兩岸關係〉，《中華歐亞基金會通訊專論》，2004年5月10日，<http://www.fics.org.tw/monthly/subject.asp?sn=22>

註35：〈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中國時報》，1998年10月18日，版2。

註36：陳一新，〈錢尼訪問大陸後的美中臺關係發展趨勢〉，《展望與探索》，第2卷，第5期，2004年5月，頁2。

註37：Evan Medeiros, "China Debates Its Peaceful Rise Strategy," YaleGlobal, June 2004, <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4118&page=2>

註38：Ralph Clough, *Island China*(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237-242.

註39：Philip Yang, "Rise of China and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IX, No.IV(April 2006), p.1.

註40：尤本立，〈戰略環境變遷下，美中臺三邊關係的競爭與合作〉，《展望與探索》，第5卷，第4期，2007年4月，頁54。

(Asia-Pacific Region)是中共在21世紀初期，與美國競逐戰略利益的場所，而臺灣海峽也成為兩強權力交鋒的焦點。臺灣未來的生存與發展不可能無視大陸的崛起與擴張，更無法自外於兩岸三邊(臺北—北京—華府)的互動框架⁴¹。

基本上，不論是持守獨特價值的新亞洲主義(New Asianism)⁴²或傳統意義的美中臺三角關係，進入21世紀新時代應發展美中臺三方都能接受的新論述或新觀點。另外，後冷戰時代二元體系(Bi-Polar System)瓦解後，區域平衡(Balance of Regional Power)與權力結構重整也需區域行為者(Actor)對彼此的權力地位有新的認知與定位，以建立洛克式(Locke Style)區域權力的友好文化結構。因此，在美中兩強的矛盾中，「共同演展戰略」或許是個解決方案，也是臺灣在美中臺可提升能動性與邁向樞紐⁴³的可行之方與途徑。其實，共同演展戰略的必要性是基於美中臺三角關係的權力平衡或勢力均衡性。雖然，冷戰時期，美中臺三角關係的平衡曾訴諸相互毀滅的「恐怖平衡」，但後冷戰時期，臺灣若能與「另兩大」有分別差異、共同演化與發展、共存共榮，則其利益必優於磨擦對立所衍生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損失。

然而就現實層面而言，21世紀伊始，對

臺灣的戰略地理與地緣政治最有影響的國際局勢，厥為美中兩國互動對臺灣的連動性與牽制性。就整體戰略格局與地緣上，東亞安全與中國大陸的安全息息相關，且中共亦有在區域間扮演強國的意願。就大陸立場，當美國追求「絕對安全」再加上安全防護網及與日、澳、東協(ASEAN)等國建立聯盟防線，這都已構成對大陸的安全威脅。另外，中共為求突破美國圍堵，則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勢必更緊密，因此國際間似正逐步走向「新冷戰」⁴⁴。另外，近來歐巴馬總統實行的「返回亞洲」或「戰略再平衡」都有與大陸較勁的意味，再加上美國對俄國入侵東烏克蘭的制裁等等，就這層次而言，新冷戰的陰影似乎仍陰魂不散。

伍、結語

臺灣因處亞洲大陸濱臨太平洋的中介位置，自資本主義(Capitalism)全球擴張的「大航海年代」以來，就是東、西方，海陸霸權競逐的中繼站。歷史上，臺灣的生存與發展往往取於臺灣能否平衡的串聯海洋與大陸這兩大勢力。John Naisbitt也認為，未來十年，將是美國與中國大陸雙邊主宰的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都將衡量或調整自己以回應美國或中國大陸的期望⁴⁵。然而，在2008全球金融海嘯重創下，加速世界體系(World

註41：曾復生，《中美臺戰略趨勢備忘錄》(臺北：秀威資訊，2004年)，頁3。

註42：Matthew Evangelista and Judith Reppy,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n Security*(U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34.

註43：在國際政治的權力邏輯中，弱勢者不可能擔任樞紐角色，但樞紐的精義是另兩邊皆友好於己或都想爭取自己。就此而言，若中美雙方都想爭取臺灣，則臺灣已有「準樞紐」現象，這也符合所謂「小國家卻有大影響」的現象。See William Habeeb, *Power and Tactics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How Weak Nations Bargain with Strong Nations*(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6.

註44：于有慧，〈近期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8期，2001年8月，頁34-38。

註45：〈東方崛起，臺灣舉足輕重〉，《中國時報》，2001年9月11日，版A4。

System)軸心往亞洲位移的速度，這也反映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迫切。總之，目前臺灣處於兩大「板塊」相互推擠的夾縫中⁴⁶。然而，此「夾縫」究竟是危機？亦或機會？或是能轉危機為機會等等，都是政界或國人所應深思的。

學者Yuan Peng指出，就美中關係而言，假如1972年到2000年是中美間第一次關係正常化，則2000-2001年就標誌著雙方的第二次關係正常化。第一次關係正常化的動力是蘇聯威脅造成防衛的共同需要，但第一次關係正常化卻沒有解決相關的臺灣問題⁴⁷。然而，如臺灣學者指出，當華府、北京與臺北的未來發展只要三方沒有哪兩方過度接近或過度敵對，則會朝向三邊穩定並增進關係的方向發展，亦即三方行為者皆友好的方向，這將出現一種微妙的平衡態勢⁴⁸。本質上，這種微妙的平衡態勢似乎應證「臺灣的生存與發展往往取決於臺灣能否平衡的串聯海洋與大陸勢力」。其實，目前的臺海現狀與此也是一種同形主義(Isomorphism)，因為在現狀的維持中，美中之海陸兩大勢力也是

處於一種微妙平衡。

在美中臺三方的權力賽局中，外界所觀察的只是結果，即政策施行所呈現的產出(Outcome)，然而影響這些產出與結果的實質變數，則是三方各自的政策或策略。基本上，在美中臺三方，美國與中國大陸都是世界上或區域間的強權與大國，其政策與策略總是精緻實用以有效達到所欲(Desirable)的政策目標，但身處弱勢方的臺灣，其實更應加強對美中兩強的政策與策略研究，才是維持自身利益與生存之道。本質上，政策或策略不僅是靜態的呈現也應從動態觀點「與時俱進」並適時調整，方能保持政策或策略之有效性。



作者簡介：

江和華先生，文化大學大陸所碩士，政治大學中山所博士，現服務於美和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林進生，紐西蘭Otago大學政治學博士，現服務於美和科技大學專任副教授。德霖技術學院專任講師，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兼任講師。

註46：蔡東杰，〈亞洲崛起：歷史的觀點〉，《海基會交流雜誌》，2012年8月，No.124，頁9。

註47：Yuan Peng, "The Taiwan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New Sino-U.S. Strategic Coopera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Summer 2004, p.26.

註48：包宗和，〈戰略三角角色轉辨與類型變化分析：以美國和臺海兩岸三角互動為例〉，收錄於包宗和、吳玉山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書局，1999年)，頁358-359。

